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第二十

叙事

太史公伯夷傳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闕，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耻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

正宗卷二十

現

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蓋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耻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



蔽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
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
適歸矣予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由此觀
之怨耶非耶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
謂善人者非耶積仁累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
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田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
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
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
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
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

正宗卷二十

二

又祭

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
數也余其惑焉儻所謂天道是邪非邪子曰道不同不
相為謀亦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
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
凋舉世混濁清士乃見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君
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賈子曰貧夫徇財烈士徇名夸
者死權衆度馮生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
聖人作而萬物覩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
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巖穴之士楊舍有時若此
類名埋滅而不稱悲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

青雲之志能施於後世哉太史公列傳七十獨取伯夷朱文公曰孔子論伯夷謂求仁得仁又何怨司馬子長作伯夷傳但見得伯夷滿身是怨按文公之說可謂至當今特以其文而取之

屈原傳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傳聞彊志明於治亂嫺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原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原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為令眾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為非我莫

正宗卷三

三

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謗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

指極大舉類適一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考其行廉
故死而不容自蹂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
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矚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
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屈平既絀其後秦欲發齊齊與
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佯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
秦其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
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
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
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於丹
陽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匄遂取楚之漢中地懷王乃悉
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楚
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
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
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
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辯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
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
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
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昧時秦昭王與楚
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
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柰何絕秦歡懷王卒

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
不聽亡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長子項
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為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
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睠楚國繫心懷
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
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然終無可柰何故不
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君無愚智賢不
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爲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
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
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

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
削亡其六郡身容死於秦爲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
易曰井渫不食爲我心恻可以汲王明並受其福王之
不明豈足福哉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
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屈原至於江濱被髮
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
三閭大夫歟何故而至此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
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疑
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
波衆人皆醉何不餽其糟而歿其醕何故懷瑾握瑜而

自令見放爲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溫蠖乎乃作懷沙之賦其辭云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爲秦所滅

孟子荀卿列傳

大史公曰余讀子學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

正宗卷三

六

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

孟子騶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闊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強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其後有騶子之屬齊有三騶子其前鄒忌以鼓琴干威王因及國政封爲成侯而

受相印先子學其次騶衍後孟子騶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闕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並世盛衰因載其機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植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以爲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

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爲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其後不能行之是以騶子重於齊適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撤席如燕昭王擁彗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作主運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子軻困於齊梁同乎哉故武王以仁義

伐紂而王伯夷餓不食周粟衛靈公問陳而孔子不答
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大王去邠此豈有意阿世俗
苟合而已哉持方枘欲內圓鑿其能入乎或曰伊尹負
鼎而勉湯以王百里奚飯牛車下而繆公用霸作先合
然後引之大道騶衍其言雖不軌儻亦有牛鼎之意乎
自鄒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
駢鄒奭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豈可勝道
哉

荀卿趙人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鄒衍之術迂大而閎
辨奭也文具難施淳于髡久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

正宗卷二

八 一五

頌曰談天行周龍奭多載過髡髡劉向別錄曰騶衍之所
書言天事故曰談天騶奭脩衍之文飾若雕鏤龍文故
曰龍別錄曰過字作輶輶者車之盛膏器也多之雖
盡猶有餘流者言淳于髡智不盡如多輶也左思齊田
都賦注曰言其多智難盡如炙膏過之有潤澤也
駢之屬皆已死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為老師齊尚脩列
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為祭酒焉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
適楚而春申君以為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
蘭陵李斯嘗為弟子已而相秦荀卿嫉濁世之政立國
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機祥鄙儒小拘如
莊周等又滑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
列者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而趙亦有公孫龍為豎白

同異之辯晉太康地記云汝南西平祿有龍淵水可用

擊也白所以為利也或辯之曰劉子之言徐廣曰按應

云處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教楚有尸子長盧劉向別錄

子疑謂其在蜀今按尸子書晉人也名佼秦相衛鞅客

也衛鞅商君謀事畫計立法理民未嘗不與佼規也商

君被刑佼恐并誅迺亡逃入蜀自為造阿之吁子馬自

此二十篇書凡六萬餘言卒因葬蜀

如孟子至于吁子世多有其書故不論其傳蓋墨程

宋之大夫善守禦為節用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

孟荀傳不正言二子乃旁及於諸子此亦變態也故錄焉

韓子巧者王承福傳或作朽方云朽音烏左

注朽人塗者題語正本此說不當用朽字今按論語作朽

二宗卷三十 九 重

巧之為技賤且勞者也有業之其色若自得者聽其言

約而盡問之王其姓承福其名世為京兆長安農夫無

殊天寶之亂發人為兵持弓矢十二年有官勲棄之來

歸喪其土田手鋸衣食餘三十年舍於市之主人而歸

其屋食之當焉視時屋食之貴賤而上下其巧之備以

償之有餘則以與道路之廢疾餓者焉又曰粟稼而生

者也若布與帛必蠶績而後成者也其他所以養生之

具皆待人力而後完也吾皆賴之然人不可徧為宜乎

各致其能以相生也故君者理我所以生者也方從閣

此諸本以生或作以出令今按所以出令與原道意

同似當從之然詳上文有三生字故此言君者理我之

所以生者正承上文而言也若作出令則而百官者承與上下文意皆不協矣今當以方本爲正則而百官者承君之化者也方從閣抗無也字非是任有小大惟其所能若器皿

馬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故吾不敢一日捨鋤以嬉一作捨鋤或夫鋤易能可力焉又誠有功取其直雖勞

無愧吾心安焉夫力易強而有功也心難強而有智也智上方無有字用力者使於人用心者使人亦其宜也吾特擇

其易爲而無愧者取焉特或嬉吾操鋤以入貴富之家有年矣於下或有一至者焉又往過之則爲墟矣有再

至三至者焉而往過之則爲墟矣問之其隣或曰噫刑戮也或曰身旣死而其子孫不能有也或曰死而歸之

正宗卷二十

官也問下或無之字吾以是觀之非所謂食焉怠其事

而得天殃者邪鶴而弑非強心以智而不足不擇其才之稱否而冒之者邪非多行可愧知其不可而強爲之

者邪知其不可下枕本有能字蜀本能上又有強字方本語意借與上文不擇其才之稱否者相復又與本句

守薄功而厚饗之者邪方無抑豐悴有時一去一來而不可常者邪吾之心懼焉是故擇其力之可能者行焉

樂富貴而悲貧賤我豈異於人哉又曰功大者其所以

自奉也博妻與子皆養於我者也吾能薄而功小不有

之可也我者閩作我類有之又吾所謂勞力者若立吾

家而力不足則心又勞也褚也弒一身而二任焉雖聖

者不可能也愈始聞而惑之又從而思之蓋賢者也蓋

所謂獨善其身者也然吾有譏焉謂其自為也過多其

為人也過少其學楊朱之道者邪楊之道不肯拔我一

毛而利天下而夫人以有家為勞心不肯一動其心以

畜其妻子其肯勞其心以為人乎哉揚之上或有然字

雖然其賢於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者以濟其生之

欲貪邪而亡道以喪其身者其亦遠矣佞諛又其言有

可以警余者故余為之傳而自鑒焉鑒方作覽或作覽

作日

正宗卷二十

十一

何蕃傳

太學生何蕃入太學者廿餘年矣諸本本作二十餘年方

云蜀本作二十而餘字亦綴於年之下按說文廿音入

二十并也弁先合切三十之省便古文也考之國語有

云行玉則歲者正作此字泰山秦碑亦云皇帝臨立廿

公文多用廿弁字唯孔為句而廿為一字尤明白矣故

海碑辭助教碑石本亦皆然但世人多不之見耳如南

廿從方本餘歲舉進士學成行尊自太學諸生推頌不

敢與蕃齒相與言於助教博士助教博士以狀申於司

業祭酒司業祭酒撰次蕃之羣行焯焯者數十餘事以

之升於禮部而以聞於天子之升或作升之京師諸生

以薦蕃名文說者不可選紀公卿大夫知蕃者以有立

莫為禮部名下或有為字立下或有數字為禮部四字為禮部者率

蕃所不合者以是無成功蕃淮南人父母俱全俱或初

入太學歲率一歸父母止之其後間一二歲乃一歸又

止之不歸者五歲矣蕃純孝人也閔親之老不自克一

日揖諸生歸養于和州諸生不能止乃閉蕃空舍中於

是太學六館之士百餘人又以蕃之義行言於司業陽

先生城請諭留蕃或無諭字論於是太學闕於酒會陽先

生出道州不果留歐陽詹生言曰蕃仁勇人也詹士或

方本陽下住詹字下同○今按歐陽詹生如或者曰蕃

史稱轅固生樂職公之類甚多不當作注

居太學諸生不為非義葬死者之無歸哀其孤而字焉

方從枕蜀本無辨字非是惠之大小必以力復斯其所謂仁歟蕃之

力不任其體其貌不任其心吾不知其勇也歐陽詹生

曰朱泚之亂太學諸生舉將從之來請起蕃蕃正色叱

之六館之士不從亂茲非其勇歟惜乎蕃之居下其可

以施於人者不流也譬足水其為澤不為川乎川者高

澤者卑高者流卑者止是故蕃之仁義克諸心行諸太

學積者多施者不遐也天將雨水氣上無擇於川澤澗

谿之高下蘊上然則澤之道其亦有施乎抑有待於

彼者歟故凡貧賤之士必有待然後能有所立獨何蕃

歟。吾是以言之。無亦使其無傳焉。無下或亦字

柳子厚宋清傳

宋清長安西部藥市人也。居善藥。有自山澤來者。必歸宋清氏。清優主之。長安醫工得清藥。輔其方。輒易。讎咸譽清。疾病死傷者。亦皆樂就清求藥。冀速已。清皆樂然。響應。雖不持錢者。皆與善藥。積券如山。未嘗詣取。直或不識。適與券。清不為辭。歲終度不能報。輒焚券。終不復言。市人以其異。皆笑之。曰。清蚩妄人也。或曰。清其有道者歟。清聞之。曰。清逐利以活妻子耳。非有道也。然謂我蚩妄者。亦謬。清居藥四十年。所焚券者百數十人。或至

正宗卷二十

十三

桑

大官。或連數州。受俸博。其餽遺清者。相屬於戶。雖不能立報。而以賒死者。千百。不害清之為富也。清之取利。遠。故大。豈若小市人哉。一不得直。則怫然怒。再則罵。而仇耳。彼之為利。不亦翦翦乎。吾見蚩之有在也。清誠以是得大利。又不為妄。執其道不廢。卒以富。求者益衆。其應益廣。或斥棄沉廢。親與交視之。落然者。清不以怠遇其人。必與善藥。如故。一旦復柄用。益厚報清。其遠取利。皆類此。吾觀今之交乎人者。炎而附。寒而棄。鮮有能類清之為者。世之曰市道交。嗚呼。清市人也。今之交。有能望報如清之遠者乎。卓而庶幾。則天下之窮困廢

辱得不死者衆矣市道交豈可少耶或曰清非市道人也柳先生曰清居市不爲市之道然而居朝廷居官府居野塾鄉黨以士大夫自名者反爭爲之不巳悲夫然則清非獨異於市人也

種樹郭橐駝傳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僂隆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鄉人號之駝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自謂橐駝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駝業種樹凡長安富豪人爲觀游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駝所種樹或移徙無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雖窺伺倣慕莫能

正宗卷二十

十四

如也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既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時也若子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苟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恩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疎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離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爲

哉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駢曰：我知種樹而已，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馬而卒以禍，且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勛爾植，督爾穫，蚤繰而緒，蚤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雞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輟飧饗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嘻曰：不亦善夫！吾聞養樹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為官戒也。

梓人傳

裴封叔之第，在光德里。有梓人欸其門，願傭隙宇而處

。正宗卷二十

十五

馬所職，尋引規矩繩墨，家不居斲斷之器。問其能，曰：吾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圓方、短長之宜，吾指使而羣工役焉。捨我，衆莫能就一宇。故食於官府，吾受祿三倍；作於私家，吾收其直大半焉。佗日入其室，其床闕足而不能理，曰：將求佗工，余甚笑之，謂其無能而貪祿嗜貨者。其後，京兆尹將飾官署，余往過焉。委羣材，會衆工，或執斧斤，或執刀鋸，皆環立嚮之。梓人左持引，右執杖，而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斲，刀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其不勝任者，怒

而退之亦莫敢愠焉畫宮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
毫釐而構大廈無進退焉旣成書于上棟曰某年某月
某日某建則其姓字也凡執用之工不在列余圜視大
駭然後知其術之工大矣繼而歎曰彼將捨其手藝專
其心智而能知體要者歟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
於人彼其勞心者歟能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歟是
足爲佐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彼爲天下者
本於人其執役者爲徒隸爲鄉師里胥其上爲下士又
其上爲中士爲上士又其上爲大夫爲卿爲公離而爲
六職判而爲百役外薄四海有方伯連率郡有守邑有
宰皆有佐政其下有胥吏又其下皆有畜夫版尹以就
役焉猶衆工之各有執伎以食力也彼佐天子相天下
者舉而加焉指而使焉條其綱紀而盈縮焉齊其法制
而整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擇天下之
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都知野視野知
國視國知天下其遠邇細大可手據其圖而究焉猶梓
人畫宮於堵而績于成也能者進而由之使無所德
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愠不銜能不矜名不親小勞
不侵衆官日與天下之英才討論其大經猶梓人之善
運衆工而不伐藝也夫然後相道得而萬國理矣相道

既得萬國既理天下舉首而望曰吾相之功也後之人循
跡而慕曰彼相之才也士或談殷周之理者曰伊傅周
召其百執事之勤勞而不得紀焉猶梓人自名其功而
執用者不列也太哉相乎通是道者所謂相而已矣其
不知體要者反此以恪勤爲公以簿書爲尊術能矜名
親小勞侵衆官竊取六職百役之事聽聽於府庭而遺
其大者遠者焉所謂不通是道者也猶梓人而不知繩
墨之曲直規矩之方負尋引之短長姑奪衆工之斧斤
刀鐮以佐其藝又不能備其工以至敗績用而無所成
也不亦謬歟或曰彼主爲室者儻或發其私智牽制梓

正宗卷二十

七

人之慮奪其世守而道謀是用雖不能成功豈其罪耶
亦在任之而已余曰不然夫繩墨誠陳規矩誠設高者
不可抑而下也狹者不可張而廣也由我則固不由我
則圯彼將樂去固而就圯也則卷其術默其智悠爾而
去不屈吾道是誠良梓人耳其或嗜其貨利忍而不能
捨也喪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棟撓屋壞則曰非我罪
也可乎哉可乎哉余謂梓人之道類於相故書而藏之
梓人蓋古之審曲面勢者今謂之都料匠云余所遇者
楊氏潛其名

平淮西碑一首并序

天以唐克肖其德聖子神孫繼繼承承於千萬年敬戒

不怠全付所覆四海九州罔有內外悉主悉臣高祖太

宗既除既治高宗中睿休養生息至于玄宗受報收功

極熾而豐物衆地大孽牙其間肅宗代宗德祖順考以

勤以谷大慝適去稂莠不媻相臣將臣文恬武嬉習熟

見聞以為當然曆聖文武皇帝既受羣臣朝陛下或有

是乃考圖數貢乃字無曰嗚呼天既全付予有家今傳次

在予予不能事事其何以見于郊廟羣臣震懼奔走率

職方無奔明年平夏又明年平蜀又明年平江東又明

年平澤潞蜀下方有西川字云劉闢求都統三川方圍梓州而敗亂固不及他郡也今按既圍梓

州則亂已及東遂定易定致魏博具衛澶相無不從志

皇帝曰不可究武予其少息儻九年蔡將死蔡人立

其子元濟以請不許遂燒舞陽犯葉襄城以動東都放

兵四劫城上等字洪云此謂皇帝歷問于朝一二

臣外或則當時朝臣自以伐蔡為不為獨外臣也若

作一臣也考之下文所謂一二臣同不為無助者又非獨

指武元衡裴度一二二人贊代蔡之謀者而言則此乃謂

唯一臣也考之下文所謂一二臣同不為無助者又非獨

是唯二臣也考之下文所謂一二臣同不為無助者又非獨

因撫而有順且無事太官臆決唱聲萬口和附并為一

談牢不可破併賊皇帝曰惟天惟祖宗所以付任子者
度其在此予何敢不力天上或有夫字况一二臣同不

為無助不固上臧曰光顏汝為陳許帥維是河東魏博詔

陽三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臧非臧曰重胤汝故有河

陽懷今益以汝維是朔方義成陝益鳳翔延慶七軍之

在行者汝皆將之延慶本或作曰弘汝以卒萬二千屬

而子公武往討之屬下方有集字或曰文通汝守壽維

是宣武淮南宣歙浙西四軍之行于壽者汝皆將之西

或有徐泗字四道古汝其觀察鄂岳曰愬汝帥唐鄧

隨各以其兵進戰曰度汝長御史其往視師曰度惟汝

正宗卷二

十九

予同汝遂相予以賞罰用命不用命曰弘汝其以節都

統諸軍下或有度字諸方作討○今按前輩有引左

討則秦之不刻石自有遂發討師之語而晉官有都督

征討諸軍事皆足為證不必引左傳却不相似也但公

所作韓弘碑但云都統諸軍則作討者為曰守謙汝出

誤矣不可以偶有旁證而強引以從之也

入左右汝惟近臣其往撫師汝惟汝曰度汝其往衣服

飲食予士無寒無飢以既厥事遂生蔡人方無服飲字

飲字或無衣服字賜汝節斧通天御帶衛卒三百凡茲

廷臣汝擇自從惟其賢能無憚大吏庚申予其臨門送

汝曰御史予閔士大夫戰甚苦自今以往非郊廟祠祀

其無用樂祀下或顏胤武合攻其北大戰十六得柵城

縣二十三降人卒四萬或無人字云此謂降其民與

今按單子云人卒道古攻其東南八戰降萬三千再

入申破其外城降下或文通戰其東十餘遇降萬二千

愬入其西得賊將輒釋不殺用其策戰比有功此或

二年八月丞相度至師都統弘責戰益急顏胤武合戰

益用命元濟盡并其衆回曲以備師或作帥非是回方

合十月壬申愬用所得賊將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

二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門取元濟以獻盡得其屬人

卒馳越辛巳丞相度入蔡以皇帝命赦其人淮西平大

饗養有功師還之日因其食賜蔡人凡蔡卒三萬五千

正宗卷二十

二十

其不樂為兵願歸為農者十九悉縱之斬元濟京師無

御字濟下或有於字冊功弘加侍中愬為左僕射帥山南東道顏

胤皆加司空公武以散騎常侍帥鄜坊丹延道古進大

夫文通加散騎常侍方云考之史又段文昌皆合一

時已為中丞故下復言御史丞相度朝京師道封晉國

公進階金紫光祿大夫以舊官相或無道字或作而以

其副摠為工部尚書領祭任既還奏羣臣請紀聖功被

之金石皇帝以命臣愈帝下臣愈再拜稽首而獻文

曰

唐承天命遂臣萬邦賦作孰居近土襲盜以狂往在玄

宗崇極而圯

在方作居云唐人多以在為居公本政亦曰居我其周從是也○今按以在為居亦

單書之誤本政居字已論於本篇方詒非是

河北悍驕河南附起四聖不宥

屢興師征有不能剋益戍以兵夫耕不食婦織不衣輸

之以車為卒賜糧外多失朝曠不撤狩百隸怠官事亡

其舊

百隸怠官或作百隸官亡或作忘

帝時繼位顧瞻咨嗟惟汝文武

孰恤予家既斬吳蜀旋取山東

吳蜀方作蜀魏將首義

六州降從淮蔡不順自以為強提兵叫譴欲事故常始

命討之遂連姦鄰陰遣刺客來賊相臣方戰未利內驚

京師羣公上言莫若惠來作賊帝為不聞與神為謀乃

相同德以訖天誅乃助助乃救顏胤愨武古通咸統於

正宗卷二十

二十一

弘各奏汝功

奏方作

三方分攻五萬其師大軍北乘厥

數倍之常兵時曲軍士蠢蠢既剪陵雲蔡卒大窘勝之

邵陵鄖城來降

勝或

自夏入秋復屯相望復或作復兵

頻不勵告功不時帝哀征夫命相往釐士飽而歌馬騰

於槽試之新城賊遇敗逃盡抽其有聚以防我西師躍

入道無留者額額蔡城其壘千里

壘或

既入而有莫不

順俟帝有恩言相度來宣誅止其魁釋其下人

釋其或

蔡之卒夫投甲呼舞蔡之婦女迎門笑語蔡人告飢船

粟往哺蔡人告寒賜以繒布謂賜非是始時蔡人禁不

往來今相從戲里門夜開始時蔡人進戰退戮今旣而

起左殮右粥

肝方作眠殮或作餐方云舊本皆作殮○今按還予投子之粟方傳云餐也史記

餐未及下咽酒未及濡唇漢書令其裨將傳餐則餐字亦有義公祭鄭夫人文念寒而衣念飢而粟同以衣對當作粟為之擇人以收餘德或選吏賜牛教而不稅

祭人有言始迷不知今乃大覺羞前之為祭人有言天

子明聖不順族誅順保性命汝不吾信視此蔡方孰為

不順往斧其吭凡叛有數聲勢相倚吾強不支汝弱奚

恃其告而長而父而兄或作兄及奔走偕來同我太平

來或作淮蔡為亂天子伐之既伐而飢天子活之始議伐

蔡卿士莫隨既伐四年小大並疑不赦不疑由天子明

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既定淮蔡四夷畢來既定淮蔡或

正宗卷二十

二十一

遂開明堂坐以治之

陳后山曰淮西碑序如書銘如詩

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銘

韓姬姓以國氏國下或有為字按以國氏春秋傳語其先有自潁川徙

陽夏者其地於今為陳之太康太康之韓其稱蓋久然

自公始大著公諱弘公之父曰海為人魁偉沈塞以武

勇游仕許汴之間寡言自可不與人交衆推以為鉅人

長者交或作校方云以上文自可言之作不與人文為是今以下文長者言之又以作不與人校為是更

詳之鉅上方無為字或無以鉅人三字官至游擊將軍而為上有之字或併無以為鉅人四字

贈太師娶鄉邑劉氏女生公是為齊國太夫人夫人之

兄曰司徒玄佐有功建中貞元之間復出夫人字或有於齊國功下或有於

字為宣武軍帥有汴宋毫穎四州之地兵士十萬人公
少依舅氏讀書習騎射事親孝謹倜倜自將不縱為子
弟華靡邀故事倜倜或作倜倜出入敬恭軍中皆目
之膏一抵京師就明經試退曰此不足發名成業復去
從舅氏學將兵數百人悉識其材鄙怯勇指付必堪其
事司徒歎奇之兵下或將字士卒屬心諸老將皆自以為不
及訪無字司徒卒去為宋南城將比六七歲汴軍連亂不
定貞元十五年劉逸准死軍中皆曰此軍司徒所樹必
擇其骨肉為士卒所慕賴者付之餉而字或今見在人莫
如韓甥且其功最太而材又俊即柄授之而請命於天

正宗卷二

五三

子天子以為然遂自大理評事拜工部尚書代逸准為
宣武軍節度使悉有其舅司徒之兵與地其舅或當此
時陳許帥曲環死而吳少誠反訪無自將圍許求援於
逸准啗之以陳歸汴使數輩在館公悉驅出斬之選卒
三千人會諸軍擊少誠許下少誠失勢以走河南無事
公曰自吾舅歿五亂於汴者吾苗嬪而髮擲之幾盡然
不一揃刈不足令震賦方云苗嬪而髮擲之淮南子命
語不下或無一字賦或作駁
劉鏐以其卒三百人待命于門數之以數與於亂自以
為功并斬之以徇血流波道自是託公之朝京師廿有
一年莫敢有譴訛號于城郭者廿方作二十李師古

作言起事也兵于曹以嚇滑帥且告假道公使謂曰汝能越吾界而為盜邪有以相待無為空言

滑帥告急公使謂曰吾在此公無恐

或作反無上師或作帥前滑帥或告曰翦棘夷道兵且至矣請備之公曰

兵來不除道也不為應師古詐躬變索遷延旋軍或為有

字以誠以牛皮鞞材遺師古師古以贖資少誠潛過公

界覺皆留輸之庫曰此於法不得以私相餽田弘正之

開魏博李師道使來告曰我代與田氏約相保援今弘

正非其族又道變兩河事亦公之所惡我將與成德合

軍討之敢告非其方作非其非是公謂其使曰我不知利害知奉

詔行事耳若兵北過河我即東兵以取曹師道懼不敢

動弘正以濟兵知非是誅吳元濟也命公都統諸軍曰

無自行以遏北寇公請使子公武以兵萬三千人會討

蔡下歸財與糧以濟諸軍卒擒蔡姦碑作二淮於是

以為侍中而以公武為鄜坊丹延節度使師道之誅公

以兵東下淮圍考城克之遂進迫曹曹寇乞降郵部既

平公曰吾無事於此其朝京師天子曰大臣不可以暑

行其秋之待公曰君為仁臣為公可矣遂行既至獻馬

三千匹絹五十萬匹他錦絁綺纈又三萬金銀器千而

汴之庫廩錢以買數者尚餘百萬絹亦合百餘萬匹馬

七千糧三百萬斛兵械多至不可數伍十或初公有沐承五亂之後掠賞之餘且歛且給恒無宿儲至是公私充塞至於露積不垣初公下或一頁之字冊拜司徒兼中書令造見上殿拜跪給扶贊元經體不治細微天子敬之斂下或有元和十五年今天子即位公為冢宰又除河中節度使在鎮三年以疾乞歸復拜司徒中書令病不能朝以長慶二年十二月三日薨于永崇里第年五十八天子為之罷朝三日贈太尉賜布粟年五十八或考新舊史定縱於本方無天子為之四字其葬物有司布粟或作布帛方云按舊史實賜米千石官給之京兆尹監護明年七月某日葬于萬年縣少陵

。 正宗卷二十

二五

。 桑

原京城東南三十里楚國夫人翟氏附子男二人長曰肅元其官次曰公武其官肅元早死公之將薨公武暴病先卒公哀傷之月餘遂薨無子以公武子孫紹宗為主後汴之南則蔡北則鄆二寇患公居間為已不利卑身佞辭求與公好薦女請昏使日月至既不可得則飛謀釣誘以間染我公先事候情壞其機牙姦不得發或作畢至既方作既至非是不可下或無得字鈞或作王鈞染或作謀先事候情或作先得事情候或作後誅以成最功定次孰與高下公子公武與公一時俱授弓鉞處藩為將疆土相望公武以母憂去鎮公母弟充

自金吾代將渭北公以司徒中書令治蒲于時弟充自

鄭滑節度平宣武之亂以司空居汴自唐以來莫與爲
比公之爲治嚴不爲煩止除害本不多教條與人必信
吏得其職賦入無所漏失人安樂之在所以富公與人
有畛域不爲戲狎人得一笑語重於金帛之賜彰或作
彰非是
其罪殺人不發聲色問法何如不自爲輕重故無敢犯
者疑無自爲其銘曰
非是

在貞元世汴兵五御將得其人衆乃一倡其人爲誰韓
姓許公礪其鳥狼養以兩風桑穀奮張廢壞大豐貝元
元孫命正我守公爲臣宗處得地所河流雨墻盜連爲
羣雄唱雌和首尾一身公居其間爲帝督姦察其嘖呻

正宗卷二

二十六

桑

與其睨眴左顧失視右顧而蹙蔡先軛鋹三年而墟槁

乾四呼終莫敢濡常山幽都孰陪孰扶陪或作倅
或作解天施

不留其討不逋許公預焉其賡何如儻輒悠悠四方旣

廣旣長典有外事朝廷之治許公來朝車馬干戈相乎

將乎威儀之多將則是已相則一公釋師十萬歸居廟

堂上之宅憂公讓太宰養安蒲坂萬邦絕等有弟有子

提兵守藩一時三佞人莫敢扳生莫與榮歿莫與令刻

文此碑以鴻厥慶

曹成王碑

王姓李氏諱臯字子蘭謚曰成其先王明以太宗子國

曹絕復封傳五王至成王成王嗣封在玄宗世異於時

年十七八紹爵三年而河南北兵作天下震擾王奉母

太妃逃禍民伍得間走蜀從天子或無得字或天子念無蜀從二字

之自都水使者拜左領軍衛將軍備下或轉貳國子祕

書王生十年而失先王哭泣哀悲帝客不忍聞喪除痛

刮磨豪習委已於學備下或稍長重知人情急世之要

耻一不通侍太妃從天子于蜀既孝既忠持官持身內

外斬斬持身方作將身斬斬或作漸斬非是由是朝廷滋欲試之於民上

元元年除温州長史行刺史事江東新剗於兵郡早飢

民交走死無辜陸宣公奏議云交駭不聽交下不存濟

睹之類意猶王及州不解衣下令掎鎖擴門悉棄倉實

與民活數十萬人擴或作橫活下或奏報升秩少府

或報字府下與平表賊仍徙祕書兼州別駕部告無事嫌

作或云考舊傳合今按成王本以温州長史行刺史

事今兩奏功而得處州別駕又不行州事則於地望事

權皆為左降矣以事理推之不應如此疑方本誤而諸

本又云部告無事則謂温州前此早飢而今始無事也

文又云遷貞于衡則是一節明矣遷真于衡法成令脩治出張

不應復有處州舊史亦有集誤不足為據真或作鎮或說觀察使嗜媚不能出氣誣

施聲生勢長見上施或作弛觀察使嗜媚不能出氣誣

以過犯御史助之貶潮州刺史或無于字王之遭誣在理念太

宗還王于衡以直前謾或無于字王之遭誣在理念太

妃者將驚而感懼治出則囚服就辯入則擁笏垂魚坦

坦施旌即貶于潮以遷入賀及是然後跪謝告實初觀

察使唐使將國良往戍界字而無國字觀察使辛京泉

也將國良王國良也馬大年所得米氏善本無殘字良

下有往字以雷字屬下句云良不願往而辛強殘之也

然按舊史云前使貪殘新史亦云前帥貪害國良以富

獲譏則馬說為非是國良只翰良猶南霽云只稱雲李

光顏只稱顏也下文亦可併效○今按文勢則馬說為

是雷使亦古語新史所載疑亦以碑語料其如此耳今

從馬說但國良初見當全書二名其後乃可良以武岡

單出如雲雲光顏亦先全書後乃單出也

叛戍眾萬人俄成歟兵荆黔洪桂伐之二年尤張於是

以王帥湖南將五萬士以討良為事王至則屏兵投良

以書中其忌諱良羞畏乞降狐鼠進退羞或作為鼠或作疑新史孤作

首王即假為使者從一騎蹕五百里抵良壁鞭其門大

呼我曹王來受良降良今安在良不得已錯愕迎拜盡

降其軍愕或作愕方云集韻愕逆各切相遇驚也或作

史亦謂愕昭不敢動太妃憂王棄部隨喪之河南葬及

則此用愕字為正荆被詔責還會梁崇義反王遂不敢辭以還并秩

散騎常侍方無常明年李希烈反武無李遷御史大夫授節帥江西以討希烈命至王出止外舍禁無以家事

正宗卷二十

三八

關我哀兵大選江州羣能著職江文作洪州或作南方

今按洪州即江西帥治所君只大選洪州乃是未曾出

門一步無足書者選兵江州蓋為北向進討之勢故其

諸本作江為是不然則以州為南猶勝作洪州也王親

教之搏力勾卒贏越之法搏新書作團方作搏贏或作

作贏非是贏謂秦也越謂勾踐伐吳之兵法也○今按

搏徒官反團也楚詞云園果搏兮古字通用而新書以

字也然秦紀越語世家皆無搏力勾卒之文不知

家之說何所據唯蘇氏古史見之則恐或是反用此碑

語也搏或疑是搏字亦未有據但搏力無理其誤無疑

耳或疑杜牧之有以力搏力之語然杜後出韓公不當

用其曹誅五男曹五相保是也馬大年云曹誅五男

則誅及其曹有獲則分畀是也馬大年云曹誅五男

以秦兵團力法聯其賞罰她張如一即約此碑語而為

也艦步二萬人以與賊選叢鋒蔡山踞之宛斬之黃梅

大鞞長平鏖廣濟掀斬春撤斫水撤普威反擊撥黃岡

策漢陽行趾方云漢川唐屬西州今漢陽地趾躅也莊子

斬偽刺史趾黃泉而登大皇或無中字拔或作誅或作

之以竣標光之北山楷隨光化楷其州楷或作楷方云

知羽羣李賢曰楷古酷十抽一推後山談叢云唐令民

切字從手即古攪字避高宗諱而關耳呂縉叔云推者

宋次道云推者稚也避高宗諱而關耳呂縉叔云推者

推也獨髻為推蓋傳寫誤耳唐人初不諱縉名也陳以

呂說為是按史記漢書陸賈傳有難結字注讀為推髻

志但云十六為中而無推字會要亦然未詳其說唐

兵州東北屬鄉還開軍受降屬屬州去安州尚遠當

屬大小之戰三十有二取五州十九縣民老幼婦女不

驚帝實不變敵下域田之果穀下無一跡加銀青光祿

大夫工部尚書改戶部再換節臨荆及襄真食三百王

正宗卷二十

二十九

之在兵天子西巡于梁希烈北取汴鄭東略宋圍陳西

取汝薄東都薄或作王坐南方北向落其角距賊死咋

不能入寸尺亡將卒十萬盡輸其南州上或作王始政

於温終政於襄怕平物估賤歛貴出民用有經一吏軌

民使令家聽戶視姦宄無所宿一吏方從抗蜀本作吏

威之壹吏一軌民用吉日辰良躰也使令疑衍一字宿

上或無所字非是○今按方說一字是也但因沈存中

說吉日辰良一句遂更不問是非每有說外悉府中不

以遷就如此以一吏為吏一則無理之尤耳聞急步疾呼治民用兵各有條次世傳為法任馬彘將

慎將鏑將潛借盡其力能慎至潛九字或作任馬彘伊

時馬彘掌幕府故不言將今從之借盡其力能一作借

能盡其功借上或有王字其力方作力其非是○今按

能字上在薨贈右僕射元和初以子道古在朝更贈太

子太師道古進士司門郎進士上或有中字刺利隨唐

睦徵為少宗正兼御史中丞以節督黔中朝京師改命

觀察鄂岳蘄沔安黃等惠未亡憐或今余亦受命有事于

蔡而四州適在吾封庶其有集州或作邑先王薨於今

二十五年吾昆弟在而墓碑不刻無文其實有待子無

用辭乃序而詩之詩或作請方無辭曰

太支十三曹於弟季或亡或微曹始就事微或作微二

或無下一句方云曹始封於正觀二十一年時太曹之

祖上畏塞絕遷曹方作明宋景文云豈有為人作銘而

降零陵王徙黔州都督謝祐逼殺之○今按銘文四字

未詳其義疑畏厭溺之畏塞必其行塞之塞言見殺於

閉塞之中而封絕於遷謫之時也方說遷是而別圖云

明徙黔州都督則不知明但徙黔州而為都督所殺遂

屬上句也零王黎公不聞僅存按新史明子俊嗣王傑

子父易封三王守名曹王後明神龍初自雒南遷詔傳胤

而封備備堯復封胤所謂子父易封也胤延延百載以

堯子戢嗣自備至戢所謂三王守名也胤延延百載以

有成王成王之作一自其躬文被明章武薦峻功蘇枯

弱彊線其姦猖蘇枯弱彊或以報于宗以昭于王此無

句王亦有子方云或云語下脫一句按公為銘不必盡

劉碑脫句前已論之不可為法王碑雖可為例然波文

從諛協典可疑者而此文下文亦不可脫不知其果然

刻詩其碑為示無止

正宗卷二十

三

清邊郡王楊燕竒碑文

公諱燕竒字燕竒無奇弒弘農華陰人也大父知古祈

州司倉烈考文誨天寶中實為平盧衙前兵馬使靈下有

彈位至特進檢校太子賓客封弘農郡開國伯世掌諸

蕃互市恩信著明夷人慕之祿山之亂公年幾二十進

言於其父曰大人守官宜不得去王室在難其其行矣

宜或其父為之請於戎帥遂率諸將校之子弟各一人

作義

間道趨闕變服詭行日倍百里天子嘉之特拜左金吾衛大將軍自外置賜勲上柱國寶應二年春詔從僕射

田公平劉震又從下河北大曆八年帥師納戎帥勉干

滑州九年從朝于京師建中二年城汴州功勞居多

或作二歲三年從攻李希烈先登貞元二年從司徒劉公復

汴州十二年與諸將執以城叛者歸之于京師事平授

御史大夫食實封百戶賜繒絲有加五字十四年年

六十一五月某日終于家自始命左金吾大將軍凡十

五遷為御史大夫職為節度押衙右廂兵馬使兼馬軍

先鋒兵馬使佐越階為特進勲為上柱國爵為清邊郡

正宗卷二

王食虛邑自三百戶至三千戶具食五百戶終焉或無自字

或無五字公結髮從軍四十餘年或作歲敵攻無堅城守必完

臨危蹈難獻款感發衆機應會捷出神怪不畏義死不

榮卒生故其事君無疑行其事上無間言初僕射田公

其母隔于冀州公獨請往迎之經營賊城出入死地卒

致其母田公德之約為父子故公姑姓田氏田公終而

後復其族焉嗣子通王屬言以禎以其年十月庚寅葬公

于開封縣曾陵岡隴西郡夫人李氏祔焉通王德宗之子謀以貞元

中領宣武及河東節葬月或作二月或作三月或作八月

月或作十月或云燕奇卒於五月作二三月者誤矣但必僕射田公田神功也神功是上元二年平劉展此作

賢應二年舊傳神功大曆八年冬觀夫人清夷郡太守闕廷信宿而終此作九年皆差也 夫人清夷郡太守

祐之孫漁陽郡長史獻之女嘉淑明先公而殂有男

四女三人後夫人河南郡夫人雍氏其官之孫其官

之女有男一人女二人咸有至性純行夫人同仁均養

親族不知異焉有男一人或有字男二人無有字君子於

是知楊公之德又行於家也銘曰

烈烈大夫逢時之虞夫或感泣辭親從難于秦維茲

爰始遂勤其事四十餘年或禪或專攻牢保危爵位已

濟既明且慎終老無隨魯陵之岡蔡河在側作之或丞丞

孝子思顯勲績斷石于此式垂後嗣

正宗卷二十

三三

癸

南海神廟碑

海於天地間為物最鉅自三代聖王莫不祀事考於傳

記而南海神次最貴在北東西三神河伯之上號為祝

洪曰太公金匱云南海之神曰祝融東海之神曰句

禺芒北海之神曰顓頊西海之神曰羸收今按東海

神名阿明南海祝融西海巨乘北海禺強亦見養天寶

生雜書然公言南海神次最貴則是據太公書矣天子以為古爵莫貴於公倭故海嶽之祝攝幣之數

放而依之所以致崇極於大神今王亦爵也而禮海嶽

尚循公侯之事虛王儀而不用非致崇極之意也由是

冊尊南海神為廣利王祝號祭式與次俱昇僻域因其故廟易而新之在今廣州治之東南海道八十里扶胥

之口黃木之蠶常以立夏氣至命廣州刺史行事祠下
事訖驛聞而刺史常節度五嶺諸軍仍觀察其郡邑於
南方事無所不統地大以遠故常選用重人既貴而富
且不習海事又當祀時海常多大風將往皆憂感既進
觀顧怖悸故常以疾為解而委事於其副其來已久或
辭故明宮齋廬上雨旁風無所蓋障牲酒瘠酸取其臨
時水陸之品狼藉邊豆薦裸興俯不中儀式吏滋不供
神不顧享供從石本方作恭誤盲風怪雨發作無節人蒙其害云
或謂秘閣本盲作瘋字見呂氏春秋考石本只作盲月
令盲風至注疾風也山海經符陽之山多怪雨風雲之
所出元和十二年始詔用前尚書右丞國子祭酒魯國

正宗卷二

三四

桑

孔公為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以殿南服公正直方嚴
中心樂易祇慎所職治人以明事神以誠內外單盡不
為表襮至州之明年將夏祝冊自京師至更以時告公
乃齋被視冊誓群有司曰冊有皇帝名乃上所自署其
文曰嗣天子其謹遣官其敬祭其官上或有具字或作且
按其上宜有且字然石本無之不欲增也官上
其字石本無之或以為用左傳其官臣偃之語其恭且
如是敢有不承明日吾將宿廟下以供農事明日吏
以風雨白不聽於是州府文武吏士凡百數交謁史諫
皆揖而退公遂陞舟風雨以弛權夫奏功雲陰解駁日
光穿漏波伏不興省牲之夕載賜載陰將事之夜天地

如西言極自也
此在石本

之口黃木之癩常以立夏氣至命廣州刺史行事祠下
事訖驛聞而刺史常節度五嶺諸軍仍觀察其郡邑於
南方事無所不統地大以遠故常選用重人既貴而富
且不習海事又當祀時海常多大風將往皆憂感既進
觀顧怖悸故常以疾為解而委事於其副其來已久
辭故明宮齋廬上雨旁風無所蓋障牲酒瘠酸取其臨
時水陸之品狼藉籩豆薦裸興俯不中儀式吏滋不供
神不顧享供從石本盲風怪雨發作無節人蒙其害方
或謂秘閣本盲作轟字見呂氏春秋考石本只作盲月
令盲風至注疾風也山海經符陽之山多怪雨風雲之
所出

正宗卷二

孔公為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以殿南服公正直方嚴
中心樂易祇慎所職治人以明事神以誠內外單盡不
為表襮至州之明年將夏視冊自京師至更以時告公
乃齋被視冊誓群有司曰冊有皇帝名乃上所自署其
文曰嗣天子某謹遣官某敬祭其上或有具字或作且
按其上宜有且字然石本無之不欲增也官上
某字石本無之或以為用左傳其官臣偃之語其恭且
嚴如是敢有不承明日吾將宿廟下以供農事明日吏
以風雨白不聽於是州府文武吏士凡百數交謁史諫
皆揖而退公遂陞舟風雨以弛擢夫奏功雲陰解駭日
光穿漏波伏不興省牲之夕載賜載陰將事之夜天地

開除月星明

經方云攬凡利切說文稠也選何晏景福

蜀本作五鼓既作牽牛正中

方云月令季春之月日牽牛中言立頁行事正

此時

公乃盛服執笏以入即事文武賓屬俯首聽位各

執其職牲肥酒香罇爵靜潔降登有數神具

醉飽俱其

海之百靈祕怪恍惚畢出蜿蜿虵虵來享飲食

慌或作地地

或作蜈蟻闔閭旋艦祥風送馭旗纛旄麾飛揚儼靄鏡

鼓朝轟高管激嘯武夫雋權工師唱和穹龜長魚踴躍

後先乾端坤倪軒豁呈露祀之之歲風灾燠滅入厭魚

解五穀胥熟

祀之方從石本作祝○今按祝當作祀其理甚明或疑誤刻今改從諸本明年

祀歸又廣廟宮而大之祀諸本石本皆治其庭壇改作

正宗卷二十一

三十五

東西兩序齋庖之旁百用具脩明年其時公又固往不

懈益虔歲仍大和董文歌詠始公之至盡除他名之稅

罷衣食於官之可去者四方之使不以貨交以身為師

燕享有時賞與以節公藏私蓄上下與足於是竟屬州

負通之緡錢廿有四萬米三萬二千斛賦金之州耗金

一歲八百困不能償皆以丐之廿有四或作廿三有八

作加西南守長之俸誅其尤無良不聽令者由是皆自

重慎法西南或四面人士之落南不能歸者與流徙之胄百

廿八族用其才良而廩其無告者其女子可嫁與之錢

財令無失時廿方作二十嫁下方有者字石本無方誤也時或作所刑德並流方

地數千里不識盜賊山行海宿不擇處所事神治人其
可謂備至耳矣或無其字咸願刻廟石以著厥美而繫
以詩乃作詩曰

南海陰墟祝融之宅惟或即祀于旁帝命南伯吏情不

躬正自今公明用享錫右我家邦祐或惟明天子惟慎

厥使我公在官神人致喜海嶺之隈既足既濡胡不均

弘俾執事樞公行勿違公無遽歸匪我私公神人具依

今按此文石本今最易得而方本失考者凡
五條然則它云石本者恐亦不能無謬也

衢州徐偃王廟碑

徐與秦俱出栢翳為嬴姓國於夏殷周世咸有大功或

正宗卷二十

三十六

臣

作商方從石本今從之
此篇內同疑者別見秦處西偏專用武勝遭世衰無

明天子遂虎吞諸國為雄偃或諸國既皆入秦為臣屬

秦無所取利上下相賊害卒債其國而沈其宗徐處得

地中文德為治武勝者推之此宜作文及偃王誕當

國益除去刑爭末事凡所以君國子民待四方一出於

仁義當此之時周天子穆王無道意不在天下好道士

說得八龍騎之西遊同王母宴于瑤池之上歌謳忘歸

方云石本無宴字○今按
無宴字不成文以它本補四方諸侯之爭辯者無所質

止代賁祭於徐祭方從抗木作寮云今廟中有傳刻慶
曆中石本亦作寮○今按賓祭無理明

甚深慶曆石本非當時物本不足據而贅王帛死生之
左傳有賓祭字當從諸本作祭為是 贅王帛死生之

物于徐之庭者二十六國得朱弓赤矢之瑞穆王聞之
恐遂稱受命命造父御長驅而歸與楚連謀伐徐徐不
忍鬪其民北走彭城武原山下百姓隨而從之禹有餘
家偃王死民號其山為徐山鑿石為室以祠偃王偃王
雖走死失國民戴其嗣為君如初亦云石本不知是否
○今按此字有無不可知然駒王章禹祖孫相望自秦
至今名公巨人繼跡史書徐氏十望其九皆本於偃王
而秦後迄茲無聞家自秦或作自秦或作自秦或作自秦
有厚薄施仁與暴之報自然異也衢州故會稽太末也
民多姓徐氏支縣龍丘有偃王遺廟或曰偃王之逃戰

正宗卷二十

三十七

不之彭城之越城之隅棄玉几研于會稽之水或曰徐
子章禹既執於吳徐之公族子弟散之徐楊二州間即
其居立先王廟云徐緘開元初徐姓二人相屬為刺史
帥其部之同姓改作廟屋載事于碑後九年當元和
九年而徐氏放復為刺史放字達夫前碑所謂令戶部
侍郎其大父也春行視農至于龍丘有事于廟思惟本
原曰故制捕撲下窄不足以揭虔妥靈而又梁桶赤白
彫剝不治或作缺今披缺正字缺俗
缺本然唐人多用之姑從其推曰
祈卞日慢祥慶弗下
日方云決以石本定作山○人于
州之羣文不獲陰森羣
按由義未詳姑從諸本作日

或作支郡或作羣吏皆非是

余惟遺紹而尸其土不即不圖以有負

聚罰其可辭乃命因故爲新衆工齊事惟月若日告

訖功大祠于廟宗卿咸序應御或是歲州無怪風雷雨

民不天厲穀果完實民皆曰耿耿社哉其不可誣社或

或作社或社哉方從闕本無社字而不言社社或

京師歸而鏡之于石辭曰

秦傑以顏徐由遜遜遜秦鬼久飢徐有廟存宛宛偃

王唯道之耽以國易仁爲笑于頑自初擅命其實幾姓

歷短詈長有不償工體誠課其利害孰與王當洪方礎

本作嘗今姑蔑之墟太永之里誰思王恩立廟以祀王

正字卷二十 三八

之聞孫世世多有唯臨茲邦廟土實守堅嶠之後達夫

廓之王歿萬年如始祔時王孫多孝世奉王廟達夫之

來先慎詔教盡惠廟民不主於神維是達夫知孝之元

太末之里姑蔑之城廟事時脩仁孝振聲宜寵其人以

及後生嗟嗟維王雖古誰文作死或王死于仁彼以暴民

暴方作常而不言石本今從諸本文追作誄刻示茫茫石本如此而不

取從今亦不敢從也

魏博節度觀察使沂國公先朝碑銘

元和八年十一月壬子上命丞相元衡丞相古甫丞相

絳召太史尚書比部郎中韓愈至政事堂傳詔曰田弘

正始有廟京師朕惟弘正先祖父厥心靡不嚮帝室訖
不得施乃以教付厥子維弘正銜訓事嗣朝夕不怠嗣

或作嗣事嗣下或有王字○此篇今亦從方氏所據石本以能迎天之休顯有不功

維父子繼忠孝予維寵嘉之是以命汝愈銘欽哉惟時

臣愈承命慉恐明日詣東上閣門拜疏辭謝不報退伏

念昔者魯僖公能遵其祖伯禽之列周天子實命其史

臣克作爲駟馱泮閼之詩使聲于其廟以假魯靈今天

子嘉田侯服父訓不違用康靖我國家報上或有能靖或作靜蓋

寵銘之所以休寧田氏之祖考而臣適執筆隸太史奉

明命其可以辭或無謹案魏博節度使銀青光祿大夫

正宗卷二

三九

檢校工部尚書兼魏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沂國

公田弘正北平盧龍人州或作轉故爲魏博諸將忠孝

畏慎田季安卒其子幼弱用故事代父人更不附迎弘

正於其家使領軍事弘正籍其軍之衆與六州之人還

之朝廷悉除河北故事比諸州故得用爲帥已而復贈

其父故滄州刺史兵部尚書母夫人鄭氏梁國太夫人

得立廟祭三代曾祖都水使者府君祭初室祖安東司

馬贈襄州刺史府君祭二室兵部府君祭東室其銘曰

唐繼古帝海外受制此據石本外或作于大寧燕盜以

驚併或治羣黨相維河北失平號登元和大聖載營風揮

日舒成順指令業業魏士嬰兒戲兵吏戎愁毒莫保腴

頸作人曰田侯其德可倚叫譟奔趨乘門請起田侯

攝事奉我天明天或作王方云左傳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注言不事君也又云二子順天

明公語束縛弓戈考校度程提擗籍戶來復邦經提或

帝欽良臣曰維錫予嗟我六州始復故初告慶于宗以

降命書子宗或作宗廟以降或作降以旌節有韜豹尾神旗

以長魏師齊方作素蜀本作齊石本同但省文耳○今按齊謂弓服素乃囊之無底者非兵仗也當

從石田侯稽首臣愚不肖迨茲有成祖考之教帝曰俞

哉維汝忠孝予思乃父追秩夏卿媿德娠賢梁國是榮

田侯作廟相方視趾見于著龜祖考咸喜暨暨田侯兩

有文武訖其外庸可作承輔承或作承咨汝田侯勿亟勿遲

覲饗式時爾祖爾思饗或作嚮爾祖爾思方作祖考之思或作爾祖之思

烏氏朝碑銘

元和五年天子曰盧從史始立議用師于恒乃陰與寇

連夸謾免驕出不遜言其執以來其四月中貴人承璫

即誘而縛之其下皆甲以出操兵趨譚牙門都將烏公

重胤當軍門叱曰天子有命從有賞敢違者斬從下或

於是士皆斂兵還營卒致從史京師壬辰詔用烏公為

銀青光祿大夫河陽軍節度使兼御史大夫封張掖郡

開國公居三年河陽稱治詔贈其父工部尚書且曰其

以廟享其以或即以其以其年營廟于京師崇化里軍佐竊

議曰先公既位常伯而先夫人無加命號名差卑於配

不宜語聞詔贈先夫人劉氏沛國大夫八年八月廟

成三室同守祀自左領府君而下作主于第乙巳升于

廟三室同守祀自左領府君而下作主于第乙巳升于

室同守祀自左領府君而下作主于第乙巳升于

者存在齊有餘枝鳴皆為大夫齊下或有者字秦有獲

為大官其後世之江南者家鄱陽處北者家張掖或入

夷狄為君長唐初察為左武衛大將軍實張掖人其子

曰令望為左領軍衛大將軍孫曰蒙為中郎將是生贈

尚書諱承址字某贈下有工部字此或作洽方云新

址于也温公考異嘗加辨正宋樊本皆作承址蓋許烏

氏自言齊秦大夫以來皆以材力顯及武德以來始以

武功為名將家開元中尚書管平盧先鋒軍屬破奚契

丹屬或作屨今按從戰捺祿走可突干諸本多作突

丹屬或作屨今按從戰捺祿走可突干諸本多作突

斬首萬計可力濤海擾海上至馬都山吏民逃徙失業尚

書領所部兵塞其道漸原累石綿四百里深高皆三丈

寇不得進民還其居歲罷運錢三十萬餘或無擾海字

云新傳亦可考累或作壘許碑云武藝出海宿至馬都

也黑水室韋以騎五千來屬麾下邊威益張其後與耿
仁智謀說史思明降思明復叛尚書與兄承恩謀殺之
事發族夷尚書獨走免許碑承恩丞此李光弼以聞詔

拜冠軍將軍守右威衛將軍檢校殿中監封昌化郡王

右領軍使右領或作左領方云梳蜀積粟厲兵出入耕

戰以疾去職貞元十一年二月丁巳薨于華陰告平里

年若干許碑年即葬于其地二子大夫為長季曰重元

為其官銘曰

烏氏在唐有家於初左武左領二祖紹居左領或中郎

少卑屬于尚書不償其勞乃相大夫授我戎節制有壘

正宗卷二

四十二

墟制有或作有疆數備禮登以有宗廟方無數字登下有

亦增崇也素氏廟碑所謂數以之數言制數既備禮

登壇况登壇又與立廟不相關乎作廟天都以致其

孝右祖左孫爰饗其報蜀本文死作左祖右孫○今云

誰無子其有無孫其有或克對無羞乃惟有人克方念

昔平盧為艱為瘁大夫承之危不棄義四方其平士有

迨息來覲來齋以饋黍稷

柳州羅池廟碑

羅池廟者故刺史柳侯廟也柳侯為州不鄙夷其民動
以禮法三年民各自矜奮茲土雖遠京師吾等亦天氓

奮下或有字曰○今按丘有今天幸惠仁侯若不化服

曰字然石本無之不欲補也我則非人於是老少相教語莫違侯令凡有所爲於其

鄉閭及於其家皆曰吾侯聞之得無不可於意否莫不

付度而後從事凡令之期民勸趨之無有後先必以其

時於是民業有經公無負租流通四歸樂生興事宅有

新屋步有新船步或作涉方云柳子厚織爐步志曰江

幾志亦有池園絜脩猪牛鴨鷄肥大蕃息子嚴文詔婦

湖步字順夫指嫁娶送各有條法出相弟長入相慈孝先時

民貧以男女相質父不得贖盡沒爲隸我侯之至按國

之故以備除本志奪歸之大修孔子廟城郭巷道皆治

正宗卷二十

四十三

桑

使端正樹以名木柳民旣皆悅喜倦道巷管與其部將

魏忠謝寧歐陽翼飲酒驛亭謂曰吾棄於時而寄於此

與若等好也明年吾將死死而爲神後三年爲廟祀我

及期而死三年孟秋辛卯侯降于州之後堂歐陽翼等

見而拜之其夕夢翼而告曰館我於羅池其月景辰廟

成大祭過客李儀醉酒慢侮堂上得疾扶出廟門即死

明年春魏忠歐陽翼使謝寧來京師請書其事于石余

謂柳侯生能澤其民死能驚動福禍之以食其土可謂

靈也已福禍或作禍福作迎享送神詩遺柳民俾歌以祀馬而

并刻之柳侯河東人諱宗元字子厚賢而有文章堂位

於朝光顯矣已而擯不用其辭曰

荔子丹兮蕉黃蕉下或有單維字或有子字雜着蔬兮進侯堂侯之船

兮兩旗度中流兮風泊之待侯不來兮不知我悲侯乘

駒兮入廟慰我民兮不嘖以笑鵝之山兮柳之水桂樹

團團兮白石齒齒侯朝出游兮暮來歸春與後吟兮秋

鶴與飛或作秋與鶴飛○今按厨公以此向為石本之誤沈存中云非也倒用鶴與兩字則語勢愈健

如楚詞云吉日辰良也但此石本團團字初誤刻作團圓後鐫改之今尚可見則亦石本不能無誤之一證也

北方之人兮為侯是非千秋萬歲兮侯無我違福我兮

壽我區厲鬼兮山之左下無苦濕兮高與乾稔稔充羨

方蛇蛟結蟠我民報事兮無怠其始自今兮欵于世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第二十

